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六十七

酷令長 縣丞

主簿 縣尉

酷令長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為長陵令道不拾遺邛成太后外

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竝恐其犯法乃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林卿既去北渡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劍剥其建鼓竝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從車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至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竝心知已失林卿乃曰君因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

東觀漢記曰董宣為洛陽令擊持豪强在縣五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唯布被覆屍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晉書曰何曽孫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誡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畏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既驕且恡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讐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梁書曰沈瑀為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

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履粗布侍立終日足無蹉跌跌加榜棰瑀徵時常自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

縣丞

史記曰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漢書曰黄霸為頴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

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

後漢書曰張玄字君夏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顔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録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琅琊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

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

極日

吳志曰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動諸縣衆以數萬孫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又曰孫堅為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

子弟也

唐書曰武徳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後改正為尉

主簿

後漢書曰繆肜字豫公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又曰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聞陛下為臣父臣為陛下子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寃乎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虞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乃有司之過

又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

過而不罷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唐書曰蘇弁為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狥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闕德宗嘉之

就加試大理司直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冠端召表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冠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枉君豈妄殺人宜從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蘇林廣舊傳曰仇香字季智為書生性謙恭勤恪威嚴

矜莊貌不為晝夜易容言不為喜怒變聲雖同儕羣居必正色後言終身無泄狎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為縣主簿

唐職員令曰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止縣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

縣尉

春秋元命苞曰天尉主甲卒設武備今時尉官亦准此義也

史記曰張湯給事内史為寗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

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也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也

漢書曰李廣出鴈門匈奴兵多破廣又亡失多當斬贖為庶人屛居藍田南山射獵嘗夜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於是上乃召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因斬之

又曰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兵大冠絳衣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為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徼久尉去舉拳撾地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耶遂去學問

後漢書曰橋玄祭梁冀客陳助羊昌罪由是著名舉孝

廉補洛陽左部尉梁不疑為河南尹以公事當詣府受對𤣥耻為所辱乃棄官還鄉里

又曰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軌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

續漢書百官志曰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秩比二百石

魏志曰太祖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强豪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黄門蹇碩叔父夜行則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欲害之而不能傷

蜀志曰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黄巾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係其頸著馬柳五葵反棄官亡命

唐書曰顔師古隋仁壽中授養安尉尚書左僕射楊素

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又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懐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黄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又曰王無競字仲烈其先琅琊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無競有文學初應舉下筆成章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

又曰李勉為開封尉升平日久且汴水陸所湊邑居龎雜號難治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擿伏之名

又曰柳公綽為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遵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

又曰包佶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

郢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常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役當時義之

又曰竇參強直果斷少以門蔭積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參請代之會獄因亡走京兆尹按直部將奏參遽請曰彼不及以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

唐新語曰盧莊道年十六授長安尉太宗將録因徒京

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閒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人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歎

又曰魏奉古為雍丘尉時姚珽蒞汴州郡寮畢謁珽覽刺召奉古前持㕔略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

又曰朱履霜好學明法理補山陰尉廵察使委以推按

故人或遺以數兩黄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

又曰楊再思為玄武尉使于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裝囊避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恐傍人害足下可留公文餘並奉遺不形容色時人莫測其量

又曰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娱又於蓬萊宫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

壯宜節之以雅恐從禽好鄭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
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
又曰鄭蜀濱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
親朋餞別於上門蜀濱賦詩留别曰畏途方萬里生涯
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黄泉酒酣詠之聲調哀感
滿座為之流涕竟卒于官
魯國先賢傳曰二世時山東盜賊起二世問諸臣曰今
當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

至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乃鼠竊狗盗守尉今捕誅之何足可憂二世喜乃賜通衣帛拜為博士諸生或譏通之諛通曰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遂從項梁梁又死從項羽

先賢行狀曰程堅字諶甫為北陽尉貧無車馬每出追遊常步行郡聞事給焉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

言已青骨死當為神當漢末為秣陵尉遂死及吳大帝之初其故吏見子文于道乘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之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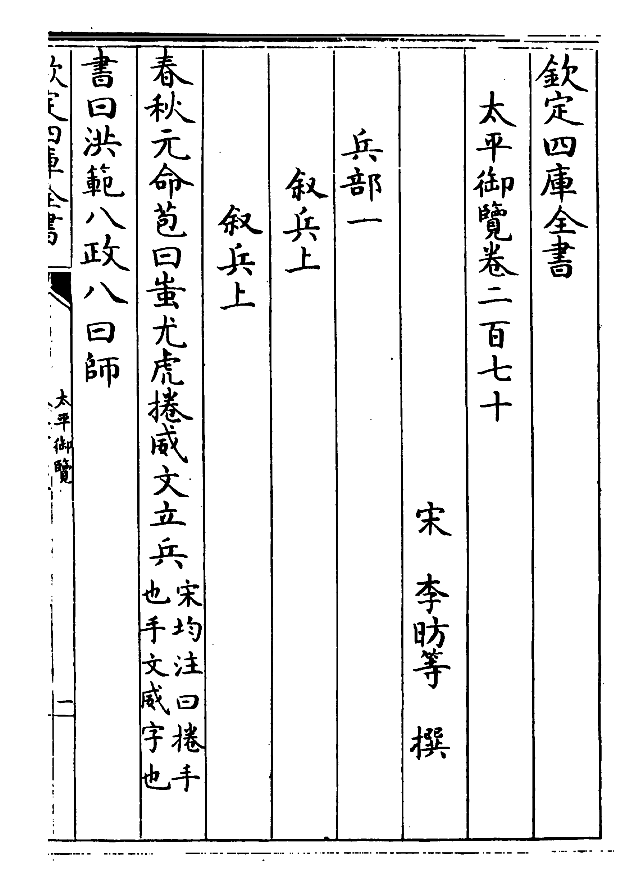
荆州圖記曰澧陽縣西十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雙立狀類人形高各三十丈週迴等四十丈古之相傳昔有克縣左尉與零陵尉共論疆因相傷害化為此石即以為二縣界首東標零陵西碣克縣克縣廢省今臨澧縣

則其地也

墨子曰備城法百步一亭亭一尉焉

宋武帝詔曰百里之任總歸官長縣尉實效甚微其費不少二品縣可置一尉而已餘悉停省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一

叙兵上

叙兵上

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捲手也手文威字也）

書曰洪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記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兵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又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黷震懼也

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

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吾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茍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梁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史記曰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漢書曰兵家者盖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後世爍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

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灾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灾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馬天子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略也

又曰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魏秦之武鋭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

以當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又曰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忿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利人土

地貨寶者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又曰晁錯上書云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三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

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居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六韜曰用兵之道使如疾雷令民不及掩耳卒電不暇

瞑目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以義理之謂之政治民用兵止亂討暴必以義也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仁也分不均求不勝謂之不獲意權極也平輕重而爲之功以死易生以危爲寧反覆往來而以詐成故曰不出於仁也是故殺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可以生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亂以去君害戰去戰雖戰可恃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將有五材民親悅恃方而信之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利加於人仁則守固威加於敵人則戰勝也

又曰戰道不違時不以病民所以愛吾民也春秋興師爲違時春興師虜五穀夏興師傷人民故役不踰時寒暑不易服飢疫不行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惠其人也敵有喪飢疫不加兵愛彼民如己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彼民也大寒甚暑吏士懈倦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又曰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又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

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散以為民紀者古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為民綱紀古之所傳之道也

又曰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官可治之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境界各任其職也以爵分祿以爵位尊卑賦其祿秩也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已也獄弭而

兵寢聖德之治也

又曰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覩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晷罰惡不踰刻所以勸善懲惡欲疾速者也

又曰夏后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設軍不陣敵服故不用五兵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陣而不戰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周不及虞夏之教討暴征亂戰乃勝夏賞於朝貴善也以德化也殷戮於

市威不善也以刑禁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以賞進以罰禁三王章其德一也三王皆道德文武隨而施之其致一也

又曰凡戰寬而觀其慮寬者先以單弱示不能以示敵變化慮其利害得失所在也進退以觀其固遣輕兵至敵所在視察進退固備虛危處所也危而觀其懼詐說危事以知敵恐怖得失之勢也靜而觀其怠敵靜而不動相視吏士知懈惰動而觀其疑輕兵挑戰相視敵人知其疑否也襲而觀其治欲襲敵先視其守備外內什伍器械虛實治亂所在也

又曰凡戰以輕行輕危輕兵高林疾足能追奔逐北翼助進退當須步曲什伍爲卒節

度行止輕兵無以重行重無功重兵持守堅固什伍不輕重故危之得進退不能得利故無功凡戰相爲輕重重主持重固守輕主追兵取利相爲用也

又曰民有勇心唯敵之視士卒勇鋭進退前后離合左右見勝利之形唯敵所在𨻶得其民有畏心唯北之視士卒恐懼各有嫌疑不求便利懷其北心當安隱教道開便也示勝形以服習之兩心交支兩利若一兩軍相當兵相支持各求便利共事一勝之勢在兩軍間有道者得之也兩爲之職在權之視謂知已知彼稱輕重量多少度進退知彼已虛實之所在也軍旅以舒徐以爲主舒則人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人不趨車不馳也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絶

人馬之力遲速無過誡命軍旅政爲堅固也進退疾徐從金鼓之聲也

又曰軍庸不入國國庸不入軍軍庸入國則民德廢國庸入軍則民德弱軍國異庸強弱殊任故不相入入則亂也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此申叙國庸之宜在軍抗而意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軾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此申叙軍庸之宜抗者不待問也意者有慮於事而爲不須令遂必也果勝也介者不拜車不軾騎不下所以遠屈而整行也止趨爲驚衆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

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可生罰無可殺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德民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

又曰凡從奔勿息敵或止於路則慮之追敵奔北無休解則敵於路旁設伏當視察反覆慮之自警戒也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深入敵地必知進退便利道徑通塞利害所在避實從虛也

又曰凡戰先則弊後則懾兵先舉則勞後起則士心不定而恐懼選良次兵是謂益民之強選良者擇取勁勇有才者為前什伍相當以接之死地及見勝則心專強也棄任節食是謂開民之意自古之政也任者畜積器物焚儲蓄服

御之具節餘食戰之日不餘食示必死戰也開塞生意以專民心此五帝三王用兵之道也

曹公孫子兵法序曰操聞上古弧矢之利論語足食足兵易曰師貞詩云王赫斯怒黄帝湯武咸用干戈爲民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於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觀兵書戰策孫武深已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嵗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謂導以教令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言上有仁化於下則能致命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言以凡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度也）將者智信仁勇嚴（將宜五德備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曲制者部曲幡幟金鼓之制官者爵賞道者粮路主者主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不勝

又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已實能

用師外示無法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治去道若韓信襲安邑陳舟臨晉而度夏陽故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將實須備之强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下之待其衰解卑而驕之佚而勞之以利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擊其懈怠空虛也此兵之勝不可豫傳也傳洩也

又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夫興兵深入長驅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得之為次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軍四千人全卒為上破卒次之上一千人下五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至五人也是故百戰

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夫不戰而敵自屈服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

又曰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鈞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而生擒呂布也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術音遂敵則能戰己為士衆等差者猶設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迯高壁壘勿與敵戰也不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小不能當大也

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勒為分什伍為數也鬬衆如鬬

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先出合戰爲常後出爲奇也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虛實是也以實擊虛也

又曰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以利害動敵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專在權也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權變明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員則行任勢自然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員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又曰凡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有餘力也後據戰地而趍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誘之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趍攻其所不救故敵佚能勞之以利煩之飽能飢之絶其粮道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趍也使敵必救

又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能因敵變化勝

之神　若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　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

又曰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不知敵情謀者不能交結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則不能行軍　高而崇者為山樹木所聚者為林坑坎者為險一高一下為阻水草漸洳為沮泉水所歸不流者為澤也　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　故兵疾如風　擊虛空也　徐如林　不見利也　侵掠如火　疾如火也　不動如山　守固　難知如陰　似天陰不見列宿也　動如雷霆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正正整齊堂堂大也

又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倍丘勿逆丘阪勿迎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懷歸故能死戰不可擊也圍師必闕司馬

法曰兵三面開其一面示生路也若敵戰陸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周也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故善用兵譬如帥然帥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又曰踐墨循敵以決戰事行踐規矩無常者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吳子曰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麾旗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三者不立雖有國必敗於敵故曰心威

於形不可不嚴

管子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造器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隘易上將工拙士卒勇怯明於機數此八者皆强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

又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而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於其間以至此也曰古者親戚墓墳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刑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禄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令恃不信之人而求於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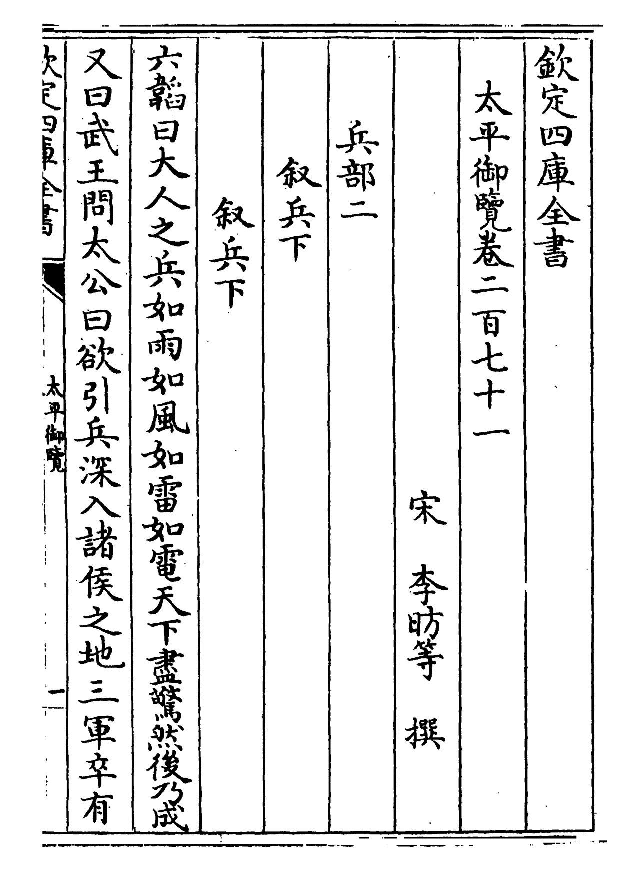
尉繚子曰凡兵者羊腸亦勝鋸齒亦勝兵重者如山林

輕者如燔如炮如漏如潰如堵垣壓人也雲霓覆人也

又曰故兵出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軌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所以養民也

又曰城所以守戰戰所以守地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饑務守者其民不危務戰者其地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

叙兵下

叙兵下

六韜曰大人之兵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

緩急或利或害吾欲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三軍之用謂之如何公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有破軍擒敵之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寸有反兵驚中堅守之符長六寸有請粮食益兵卒之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有卒利亡失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符者主將所以陰通信語不得漏泄中外之道也王曰善

黄石公記曰將所以有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决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黄石公三畧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暴謂亂國賊民）夫以義誅不義决江河漑熒火其尅必也

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禄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

呂氏春秋曰古之聖王有義兵譬之若用藥良藥活人義兵爲天下之良藥也

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尚矣其始與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者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黄炎固用水火矣（黄帝炎帝）共工固欲作難矣（與高辛氏爭為帝而亡之也）五帝固相與爭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器也未有蚩尤

之時民固剥林木以戰矣故勝爲長長帥長則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

又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

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兵喪國者欲禁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興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

令信者其敵詘先勝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旌旗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
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緩徐遲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
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

氣搏精心無有慮猶預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

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拒敵内之不可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廣而貪金玉之賂將以存亡繼絶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

又曰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

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羣相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彊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彊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

又曰兵之所由來遠黄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氏之末世也與黄帝戰於版泉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周山折之也

故黄帝戰於涿鹿之野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上谷也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唐侯受命滅不義於丹浦丹浦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啓攻有扈禹之子伐有扈作甘誓在右扶風鄠縣也自五帝而不能偃也况衰世乎

又曰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灾故黄帝禽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

又曰殺無罪之人而養不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

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集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不除也

又曰霸王之法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又曰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其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郊乃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爇五穀爇燒也無焚積聚無捕虜民無収

六畜無聚所征國民以爲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某國之君傲天侮鬼决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也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率民爲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也而齊桓

晉文之所以成霸也

又曰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也渴而求飲夫河也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心服也

又曰晩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傅堞加守（傅守也堞城上女墻也）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

又曰夫爲地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也

又曰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取員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顴賜地方而無限故莫能窺其門天員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也

又曰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

以其常形勢也轉輪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形而無形故政可成象萬物而不物故勝不屈形兵之極也至於無形可謂極矣

又曰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懼沮膽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内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也

又曰民誠從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下心不畏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已形矣

又曰兵有三勢有二鈐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克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電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狹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蜿屈也）却笠居（却偃覆也笠簦也）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魚笱門（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險而千人

不敢過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搖搖擠其揭揭此謂因勢間諜間諜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遁其形出於不慮使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鈐陣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摶前后不相踉踉踉踉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鈐鈐勢必形吏卒博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措得時莫不振驚故攻不待隆衝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也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

之數也

又曰夫飛鳥之鷙也絶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迎逆敵家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為之欲歙應之以張歙弱張强也歙讀如脅將欲西如示之以東也

又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劒而已矣糟柔無擊修戟無刺糟柔木也无擊

无鈇刃也刺鋒也糟讀如曹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塹也一曰渠甲名幨幰所以御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連引弩通一弦以手挽之以刃着左右為機關發

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少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蒞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强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觀之法度

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

桓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羣羣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黄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

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

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在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愛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内則兵强於外也

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强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况衰世乎

又曰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彊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隷其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

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為暴也

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徯之遲也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

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家國理境内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逋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阸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黄塵四起乃以决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

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其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猒而不傷

蔣子萬機論曰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於即豕也畢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喬踈然處之郊野朋遊

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虎兕抵𢍉虎兕害矣若用兵恃强必鑒於虎居弱必識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爲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氏之伐有扈殷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

熏鬻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恵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使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大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僞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笑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笑何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

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已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强并弱以大吞小故强國務攻弱國偹守合從連衡羣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羽尚暴而滅漢以寛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爲兵者其行事畧可觀也

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強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韓信以寡衆破趙二十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法故也此四子能以少剋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乗舟無楫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衛公兵法曰隨阪高陵谿谷險難則用步卒平原廣野

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覆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而行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

將帥上

將帥上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爲郎將

左傳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莊公孫

也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也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戌穀以逼齊於是乎蒐於被廬晉常以蒐禮改政令敬其事也被廬地名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三軍令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夏書虞夏書也敷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

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狐偃之兄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荀林父中行桓子

公羊傳曰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

國語曰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愼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衞地郤縠卒使

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又曰公使原季爲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爲原大夫卿次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以示民禮是以三德紀民三德之紀語在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齒也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虞翻云代將新軍昭謂之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復受霍爲霍伯也

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足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也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爲卿三讓之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源作五軍清源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益新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蒲城伯先且居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使衰也從子從先且居乃

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爲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佐之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戰國策曰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傳而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括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其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爲將破軍者必是兒及是其母上書具言

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毋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之諾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降秦秦悉坑之

史記孟嘗君傳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項羽本紀曰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又曰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

又吳起傳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又王翦傳曰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

又淮隂侯傳曰韓信曰陛下非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

漢書韓信傳曰漢王使酈生往説魏王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

又陸賈傳曰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在兩君掌握耳

又齊王傳曰祝午紿瑯琊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淄見齊王計事並將齊兵以平關中之亂

後漢書虞詡傳詡說李脩曰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又曰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恡萬金無功冀施分毫不與

魏志曰太祖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距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尅乎彧曰顔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

又曰太祖征荆南𤣥德奔吳論者以爲權必殺之程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不能獨當也𤣥德有英明關張皆萬人敵權必

資之禦我難解勢分其資已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玄德兵以禦太祖

晉書曰王導字茂弘光禄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鑑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又張華傳曰今之所要在軍帥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

又晉書載記曰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張步尅不移期

後周書曰王勵性忠果有才幹年七十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

將粥粥賀若粥也

唐書曰太宗嘗論將帥謂左右曰當今名將唯李勣任城王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又曰太宗與長孫無忌薛萬徹等宴於丹霄殿各賜膜皮而悞呼萬徹爲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今忽呼其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莫不感泣潞公薛萬

均萬徹兄也初立大功故太宗恩之

又曰賈言忠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具陳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龎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偘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之才然頗有忌前之僻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裴度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顔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顔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嘆度之知人

又曰朱滔效順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自謂才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畧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泚不及臣代宗愈喜

古司馬兵法曰上貴不伐之士士之器也苟不伐則無

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此貴不伐之士也不伐之士治國必得其實在軍必得其宜故先貴而用之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其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人興良矣

又曰凡戰與衆分善將雖有獨見之智戰勝不自取功常推與下分者也選良先無功者勇猛勁材戰不得功後戰必選為前當以激致其銳氣若使不勝使過在巳戰有不勝當爲吏士引其過咎令無所慙愧使復可使

又曰上同無獲將智與衆同等能自用而不能用人隨衆取同故無功也上專多死將無明智恥求賢問智自專事爲衆所弊故戰多死上生多疑將無義必苟求全免害避難則士多疑貳者也上死不勝將無善畧苟以死當敵故不勝也凡民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視下如子則民死愛志意激揚則民死怒使民以禮征伐以義則民死威賞罰分明則民死義爵賞厚重則民死利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則國必强將周密謀不泄也輔隙則國必弱形見外也

又曰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三者何也曰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繫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事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士覆疑不得其人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而引勝引奪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寡人此五者知勝之道此上五事故曰知彼知己

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無所依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絶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無謀發奇兵也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五難之地所不當從也軍有所不擊軍難可守以地險難不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又利薄城有所不攻城堅固糧饒不可攻也地有所不爭義與上同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拔十四縣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故將通九變之利者則知用兵矣九事之變將不通於九變

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也

又曰治人不知五變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得雜於利而務可信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信務為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害中雜利陷之死地而後生也趣之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安不忘危常備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無疑也必生可虜見利不進有怯弱求生之意上下猶豫可急而取也忿疾可侮忿疾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也廉潔可辱廉潔

之人可汙辱而使必來戰愛人可煩出所必趨愛人者必倍道兼行救之則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用兵之災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又曰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吏強卒弱欲進輒敗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將弱而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横曰亂為將若此亂之道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避鋒曰北兵勢若是必走也凡此六者勝敗之道將之至任也

又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起非德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合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不得以喜怒而用兵怒不可復喜愠不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此安國之道也

吳子曰人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出戰

又曰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

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懐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變也甞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長棄短故材連抱而有數尺朽者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以二卵棄干城之將

而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再拜曰謹受詔矣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

將帥下

將帥下

呂氏春秋曰管子言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生粟盡地之利臣不若甯遬遬乃戚也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嫺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顔進諫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平原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鼔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决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章賔須無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理國强兵則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人臣也用不能長之而盡以五子之能又况於人主乎

淮南子曰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能萬全勝敵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專闘而自亂知多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擒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

又曰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也是故將軍之

心滔滔如春纍纍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于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截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斷割之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虎兕敵故奔走也

又曰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偃隧所謂四義者便

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濁也謀遠而不可測也操固而不可遷也明知而不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色不籍於辨不矜於明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平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證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輳(輳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錯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

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也

抱朴子曰良將去如收電可見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不可動

又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師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在其通達不一術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五才者勇知仁信必也勇則不可犯知則不可亂仁則愛於人信則不欺人必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而不受人者有知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用者是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所由也

又曰太公曰夜卧早起雖劇不悔妻子之將也篤實爲

言賦物平均十人之將也數行刑戮不避親戚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欲正一衆千人之將也知人饑飽念人劇易萬人之將也知天文習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師之主也

又曰爲將冬日不衣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

又曰武王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則怒聞鼓聲則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士卒皆定將乃就舍

軍不舉火將亦不食

三畧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謂禮也

諸葛亮兵要曰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揚名

又曰不愛尺璧而愛寸陰者時難遭而易失也故良將之趨時也衣不解帶足不躡地

又曰貴之而不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不隱免之而不

懼故良將之動也如璧之不汚

又曰良將之為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

桓範要集曰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先索其勇不取於威嚴而用之於軟緩此所謂棄本而要其末也

又曰昔霸王之戰策貴廟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

吳起臨陣推劒不持項羽初學劒後貴兵畧此勇難獨用況無勇乎

又曰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鼔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又曰今之擇將宜參於往古之數詭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驥不勞而至千里者也

又曰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則課以料敵言善於治

軍則考以政事言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鬬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衛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望雖智孫武雖驍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朽骨吳之縻骸燕之消骼秦之腐肉豈可餔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智勇之長者用其術畧也

又曰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受敵在將也

吳子曰凡人之論將恒觀之勇勇之爲將乃萬分之一耳故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爲動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

又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君臣相怨是謂事機車堅舟利士馬嫺習是謂力機者也

又曰夫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憂則內疑（將有憂色則內外相疑不可信也）謀疑則敵國奮（多疑則計亂計亂則令敵國奮也）以此征伐則可致亂故將清淨（廉財曰清不擾曰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受賢於羣英之中若越納范蠡齊納甯戚之類者是也）能擇善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裁阨難（險難阨皆悉明也）能制軍權危者安之懼者懽之叛者還之（將有不合去者慰誘還之若蕭何追韓信）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士卒若有賤者貴之若吳起能與士卒同衣食是也）强者抑之敵者殘之（軍中有賤而敵貴者亂上下之禮殘殺之）貪者豐之

懸賞以豐其心所以使貪也欲者使之臨敵方戰有欲立功者有欲敵人者皆許而使之所謂使勇使貪畏者隱之士卒有所畏懼者隱蔽於後勿使為軍鋒軍敗由鋒怯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有讒間人者覆之毀者復之官職有毀廢者修而復之反者廢之横者挫之服者活之首服罪者活之降者說之說舍獲城者割之賞功臣也獲地者裂之賜功勞者獲國者守之得其國必資賢以守之若吳伐越得其國不守所以終敗也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强下之敵陳强則下之與戰若齊師伐魯鼓之曹劌不動三鼓破齊是也敵凌假之敵之威勢凌我而來宜持重以待之勿與戰楚凌漢求決一戰漢祖如弱不許之是也敵暴安之

敵人爲暴虐之行則安之勸之所以怒我衆也昔燕伐齊田單不下燕師掘齊人冢墓田單安勸之是也敵勃義之敵爲勃亂之事則我修義以待之彼勃我義則克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舉順以挫逆也因勢破之放言過之放過惡言以誣詐敵人以怒巳衆也此爲將之道也

又曰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賞罰不明善惡無異則有功之臣皆懈倦也將專己則下歸咎專己自任將自臧則下少功不與下謀衆皆歸罪於將而責之臧善也將自伐功忘下自用者故曰少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盜也將內

顧則士卒滔内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試試法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也

又曰軍志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將衆如一體也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羣心結一結如也攻敵疾則詐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以外闚内則禍不制闚見也謀泄則外見已軍虛實其禍不可制也財入營則姦會凡爲軍使外人以財貨入營内則姦謀奄集其中也將有此三者軍必敗也

又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防慮不能從謀故去之將無勇則吏士

恐將怯則下無所恃故恐也將遷怒則軍士懼慮也謀也將之所重勇也怒也將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人可煩也此五者將兵之過用兵之災也

又曰凡戰之要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興也其將愚而信人可謀而詐貪而忽名可貨而賂也輕變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傑可離而間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智而心緩者可迫也勇而輕死者可

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誘也貪而喜利者可襲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緩者可驚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於人者可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爲將之畧也

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蓋開闢所希有也何者爲勝也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車拔旗以流血

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比皆此類也所謂用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班叔皮王命論曰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潘安仁西征賦曰蕭曹魏丙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屬國蘇武博望張騫

范曄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

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資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筞固将有以焉耳若乃王道既晦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振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爼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

訖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依其本第係之篇末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三